

提起兩千多年前的戰國時代，「戰國七雄」代表着那段群雄並起、風雲變幻的歷史。但在廣袤的中原大地上，還存在着許多中小諸侯國。史載中的「千乘之國」——中山國（公元前四一四年至前二九六年），就曾縱橫捭闔於大國之間，又因歷史短暫、遺跡湮沒於地下而鮮為人知。

「發現·中山國」展覽選取中山國遺址出土的一百三十二組二百二十七件精品文物，結合出土文物及相關文獻，從起源、戰爭、都城、交流四個方面，講述了「戰國第八雄」中山國從立國到強大、從繁榮到滅亡的歷史。

大公報記者 向芸（文、圖）



▲錯銀銅雙翼神獸運用了春秋戰國時期青銅器的「高精尖」裝飾技術——錯金銀工藝
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供圖

《戰國策》曾以兵車的數量來代表不同規模的諸侯國——「萬乘之國七，千乘之國五」。中山國是由北方游牧民族白狄族鮮虞部建立的諸侯國，因城（中山城）中有山而得名，國力鼎盛時有戰車九千乘，是僅次於「戰國七雄」的「千乘之國」。

刻石銅器定王陵

公元前五〇六年，中山國國名開始載入史冊，公元前二九六年被趙所滅。在群雄逐鹿的戰國時代，中山國歷經兩興三滅，國力最盛之時，曾周旋制衡於燕趙齊等強國之間，甚至有「戰國第八雄」之稱。

由於史籍記載簡略零散，中山國曾不為人們了解，被稱為神秘王國。直到一九三五年「守丘刻石」的發現，中山國撲朔迷離的歷史才始露端倪，而上世紀七十年代及之後，位於河北省平山縣的中山王陵和靈壽古城的發現與發掘，則一步步把這個國家從塵封的泥土中掘出。

據河北博物院院長羅向軍介紹，中山王陵墓是老百姓耕地時無意中發現的。一九七四年冬，河北省平山縣三汲鄉農民開始大規模平整農田，當地文物管理部門的考古人員趕到現場時，發現被開闢的封土下面，到處埋着戰國時期宮殿建築所用的大瓦。

「考古隊到了之後，有人說起解放前一位農民在平山縣發現過一塊大河光石，石頭上有字。」羅向軍說，經過中國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、著名古文字學專家李學勤的釋讀，這塊屬於戰國時代的遺物上刻有十九個字，即「監甯尤臣公乘得守丘，丁（其）曰（舊）將曼敢譴後菽（淑）賢者」，大意为「監管捕魚的罪臣公乘得在此看守陵墓，他的舊將曼敢告後來善良賢德的人」。

「據此得知這一帶是戰國時期諸侯國王陵所在地。」羅向軍說。根據石頭上的信息，考古隊在石頭出土地一帶發現多座古墓。隨着考古發掘的推進，一號、六號兩座大墓的墓主身份分別被確定為第五代中山國君王■和第四代中山國君成公，同時結合文獻確定此地正是戰國中山國王陵及後期都城——靈壽古城的所在地。

據考證，中山國君王在位時期（約公元前三二七年至前三一三年），中山國力達到鼎盛。在其墓中出土的中山王■鐵足銅鼎、中山王■銅方壺和好窰銅圓壺，均刻有長篇銘文，字形優美的中山篆記錄着中山國的世系、戰爭等重要史實，為研究戰國中山國提供了極其珍貴的參考資料，被譽為「中山三器」。

此次展覽展出的好窰銅圓壺，出土時壺內盛滿清水。壺蓋為鼓頂形，坡面有三

個等距雲形鈕，壺的肩部兩側各有一獸面銜環，腹部有兩道凸弦紋。壺圈足上刻有銘文二十三字，記錄了壺的重量和製壺工匠的名字；壺腹上刻有一百八十二字，是中山國君王好窰為父親王■撰寫的一篇悼詞，記錄了■在位時的最大戰事，歌頌先王的慈愛賢明，讚揚了中山國相邦司馬卿率軍攻伐燕國所取得的戰果，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。

中山貴旋多美物

羅向軍說，中山王及其家族墓出土各類青銅器兩千八百八十餘件，禮儀用器雄健豪放，生活用具奇巧瑰麗，錯金銀器光彩斑斕，動物造型維妙維肖，顯示出中山國高超的鑄造工藝，散發着濃郁的戰國時代特點。

走進展廳中，從大到小排列的九個銅鼎甚是引人注目。這一升鼎出土於成公墓槨室西庫西壁中部。升鼎又稱正鼎，用來盛放煮熟的肉食，是古代重要的食器和禮器。宴饗和祭祀時，升鼎內分別盛放牛、羊、豕、魚、臘、腸胃、膚、鮮魚、鮮臘等肉食。

發現中山國「戰國第八雄」的神秘歷史

展覽信息：

主辦方：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、河北博物院、河北省文物研究所

展 期：舉辦至10月27日

活 動：系列講座以及「認識中山國」等社教活動

地 址：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

鼎作為周代社會禮制生活的核心，也是貴族身份乃至國家政權的象徵。西周禮制嚴格規定天子用九鼎，諸侯用七鼎。戰國時「禮崩樂壞」，諸侯紛紛擅用九鼎，中山成公墓和中山王■墓都出土了成套的九件銅升鼎，體現了當時中山國國勢強盛，在用鼎制度上已位比中原列強。

除「中山三器」和成套銅升鼎外，此次展出的多件青銅器都各具特色。中山國出土的部分青銅器具有濃厚的北方游牧民族特色，如提鏈銅壺、雙耳銅扁壺等。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藏的絡繩竊曲紋銅壺，器身裝飾有凸起的橫綫索紋和直綫索紋，相扣處勒成綫索環孔，很容易讓人想起草原民族用繩子捆綁的盛水皮囊。橫豎綫索紋將壺身分為十八個方格網區，內飾竊曲紋，銅壺的腹部還有綁繩子的圓環，以方便攜帶或挪動。

史料記載「中山多美物」，工匠們普遍技藝高超。此次展覽中的嵌勾連雲紋銅方壺，就是戰國青銅器中採用多種裝飾藝術的代表性作品。這件王■墓出土的銅方壺胎壁輕薄、棱角方正，器身遍布勾連雲紋圖案，花紋內鑲嵌紅銅、綠松石和藍漆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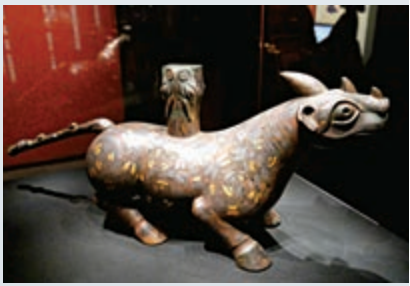
▲磨光壓劃紋黑陶甗造型端莊優美，紋飾流暢典雅，色澤漆黑明亮
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供圖



▲中山王■墓中出土的銅扁壺，將傳說中的中山酒保留到了現代，展出的「中山酒」樣品是根據出土實物酒的顏色調製而成
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供圖



▲絡繩竊曲紋銅壺具有濃厚的北方游牧民族特色



▲錯金銀銅犀牛屏風座是連接兩扇屏風的插座之一

，集多種鑲嵌工藝於一身。

導賞員表示，製作這件壺器時，匠人要先在器身模鑄凸起的花紋，再在凹入的溝槽內根據需要分別填入紅銅絲、綠松石和藍漆，最後打磨光滑。壺體不同部位的花紋變換不同的形式，多種雲紋相互纏繞，五彩繽紛，雍容華貴，「不僅承襲了游牧民族的靈巧秀麗，也吸收了中原文化的端莊和肅穆。」

神獸銅戈技藝精

戰國時期，中山國的手工業生產發達，有專門的生產管理制度，製造的銅、玉、陶、金、銀、骨、石等大量精美的藝術品，無論在數量還是在造型、工藝水平上，都代表了戰國時代工藝技術的最高水平。

此次展覽展出的錯銀銅雙翼神獸，製作時就運用了一項春秋戰國時期青銅器的「高精尖」裝飾技術——錯金銀工藝。該工藝包括鑲嵌和塗畫兩種方法，工匠先根據圖案、花紋在器物表面刻出溝槽，再嵌入金銀。

這件神獸長四十厘米、高二十四厘米，酷似中國神話傳說《山海經》中風神「

飛廉」的形象。它前胸寬闊低垂，兩翼直指長空，四肢弓曲、利爪怒張、圓頸挺立，昂首向一側，彷彿在大聲咆哮。神獸的口、眼、耳、鼻、羽毛等處均錯有銀線紋，身上的錯銀卷雲紋千變萬化，其背部還有蜷曲於雲中的錯銀鳥紋，精美的錯銀紋飾與古樸的青銅交相輝映，充滿了神秘氣息。

錯銀銅雙翼神獸出土於王■墓，形制相同的共有兩對四件，分別出於東、西庫。據考古人員推測，這些神獸應為鎮席之器或陳設品。

出土於王■墓的錯金銀銅犀牛屏風座，同樣使用了錯金銀工藝。犀牛的全身用黃白相間的金、銀寬雙線錯出卷雲紋，頸部有金線和銀片構成的項帶，額角用細密的金線表現出角的犀利，尾巴的根部飾有長毛紋，尾部主體呈圓柱狀，飾有四個長圓形凸起狀花飾。

從整體來看，犀牛身軀肥碩，兩耳側立、雙眼圓睜、長尾挺直、四肢粗壯、昂首挺立，頭頂、額、鼻各有一角，頭頂之角最大，呈扁圓錐形。中山國是游牧民族，平時經常要出行打獵，其屏風具有一定的實用功能。作為連接兩扇屏風的插座之一，這一器物背上的釜口是用來插放屏風扇的。

同樣能體現中山國工藝技術高超的還有金鑄銅戈和龍首形金衡帽。

戈是古代的鉤殺兵器，鑄為戈柄下端的金屬套。中山王■墓出土形制相同的金鑄、銅戈兩套，金鑄均用純金製成，重達九百零二克。鑄上飾有兩條銀龍，龍眼用藍琉璃鑲嵌，一條龍向上攀，雙翼鑲嵌白銀；一條龍向下爬，雙角鑲嵌白銀。兩條龍的額、面、鱗等部用針刻刻而成，花紋細如毫髮，工藝十分精巧。

而龍首形金衡帽則是王車上的構件，用純金製成。龍首中空，向前直伸，龍的額部中間有葉狀凸起，雙耳呈桃形，兩角呈「八」字形，兩腮外側飾卷雲紋，雙睛突出，鼻上有三條褶紋，鼻前端的兩側飾有卷雲紋，口部微啟，露出交錯的牙齒。整個龍首的形象十分傳神，體現出中山國高超的鑄造工藝。

醇酎中山醉千日

身為游牧民族的中山國人喜獵、尚武、擅戰，憑藉強大的軍事力量、靈活的戰略戰術和游牧民族慷慨的戰鬥精神，曾與燕、趙等大國多次交戰並取得勝利。

中山王■墓雜殉坑內，出土了兩具戴有金銀狗項圈的狗骨架，可見中山人對田獵的喜愛。這一金銀狗項圈由九枚金管和九枚銀管相間穿在革帶上，項圈的外側中間部位，綴有一個銅環，用來結帶。

同時，中山國人還喜好飲酒、遊戲，更以釀酒聞名於世。《搜神記》中記載了一個中山國人釀「千日酒」，使得飲酒之人醉倒三年的故事，足見「醇酎中山，沉湎千日」的美譽。

中山王■墓中出土的兩件銅壺，因為壺蓋生鏽，保持了彌合的狀態，將傳說中的中山酒保留到了現代：銅圓壺和銅扁壺中分別出土有淺翡翠色和墨綠色的實物酒。經過相關權威機構的檢測，推測可能是由奶汁或糧食釀成，這也是目前中國所見最早的液態實物酒。

展覽中的石製六博棋盤，則見證了中山國人的娛樂生活。作為戰國時期最流行的棋類遊戲，六博又稱六儲、陸博，棋具包括棋盤、棋子、箸、骰子。儘管戰國時期的具體遊戲規則已失傳，但由史料中可知，玩家分黑白兩方，每方六子，一梟五散，其中以梟為貴。行棋時雙方先用骰子擲采，再據擲采的結果行棋，以先殺梟者為勝，與今天的飛行棋、象棋的規則有一定相似之處。

中山國出土的六博棋盤，是目前發現的年代最早的石質六博棋盤，用青石板製成，盤面以浮雕手法刻有饕餮、虎、螭、蛇等組成的圖案，圖案上下、左右兩兩對稱，繁複而清晰。這兩副棋盤將雕塑藝術和實用功能結合得完美無缺，是中山國能工巧匠的藝術傑作。

此外，受「事死如生」觀念的影響，中山國國君在生前便開始以自己的居所為藍本營造巨大的陵墓，並將曾享用的一切物品隨葬，除成套的銅禮器、車馬器外還有種類豐富、紋飾精美的各式玉器，以及獨具中山國特色的磨光壓劃紋陶明器。

其中，王■墓中出土的許多玉器上有墨書文字，包括人名、玉器名及「集玉」、「集它玉」字樣，為研究古玉的定名和用途提供了可靠材料，也記錄了器物的流傳經歷。



掃描QR Code
上大公網瀏覽
更多藏品資訊